

廣弘明集

廣弘明集卷第八

唐釋道宣撰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卽位時年八歲尚在幼
沖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
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
以存心浩旣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
擇卽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
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
從焉旣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

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破佛像敕畱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僞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

身灰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
頗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
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
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
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
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
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邪帝初不從且
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
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
之便幽歿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

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
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
之斯竝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
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郗大冢宰晉國公護權衡
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
誅之并大臣六家竝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
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
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

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竝變爲黑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達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竝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唇齒相扇感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旣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

失或爲僧讀誦或讚頌禮悔僧皆慄厲莫不訝帝之
微行也旣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
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衆僧各儒道士文武百官二
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
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
議者紛紜情見乖咎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
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
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
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
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敕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

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真僞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
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
上論以爲傷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卽於殿庭
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
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
別教卽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
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
午五月十七日敕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竝令還俗
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
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軋化門攻帝不下退

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竝誅

二教論

十二篇

釋道安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
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擾
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
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
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疊疊慈良然三教
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
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

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殼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畧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亾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

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
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
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
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
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
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
九流咸爲治國之謨竝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廣韻前集卷之八
六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
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
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

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
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
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
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
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
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
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
神盡照近超生歿遠澄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
淺該明六道辨善惡之升沈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

邇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
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
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
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
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粗優
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未息安
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
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
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
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兔將

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
遷流逝川之歎乃作竝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
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
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
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
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
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
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
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

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
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
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
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
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
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升降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
史遷六氏道家爲先斑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
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

讜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竝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

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
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
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竒而
不周竒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旣弊聖
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
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
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降何
預鄙懷

間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論大道則爲三
才之元辨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埴之成造譬橐

籥之不窳先生何爲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亾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義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竒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德

君爲教主三

世謂孔老爲弘教之人
訪之典謨則君爲教主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探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襍鄧尹法參悝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爲教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爲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

述非爲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
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
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
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子云
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諒爲
侮聖答曰余旣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謨典
稽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
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
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爲上上類皆是聖

以老氏爲中上流竝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
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
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
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毋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
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
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

孔子問樂於萇弘學琴於
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

於孔丘乎聖人之
迹於斯可見也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爲下下老
子者乃無爲之大聖漢書品爲中上故知班彪父子
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爲證答曰吾子近取杜預

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
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
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
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
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
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慙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
則不關學是何言歟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
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
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非下愚書辨

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四

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敕形之教教稱爲外敬尋雅論寔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閉情關照期

神曠劫幽靈不亾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五

仙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亾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竝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强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爲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存何勸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

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今則非人也尚
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
常恒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
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其爲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
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闍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
椿遐壽以彭年爲殤非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
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升降吾子何爲抗餘燎
於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於狷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六

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謙德
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諱芝丹仍略且

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
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本柔弱爲用渾
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
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
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
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
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樂大之妖光
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
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
乎

孔老非佛七

佛生西域孔氏高推
商宰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西云泥
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翻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
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
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
子以聖人爲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
覺翻佛覺有二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辨豈
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
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
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

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僞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爲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爲狀體用旣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以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準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商太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

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

釋異道流八

出世三乘域中四大懸如天地異過塵嶽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

案山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郭景純注

云卽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

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答曰吾子

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
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
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
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
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
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
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
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
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
不經竒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

足以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
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唯
四藏瞻博二諦竝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
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九

絕聖棄智老氏之心
黃巾禁厭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或
爲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
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
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
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品器

廣弘明集卷之八
十七
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
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沙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
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
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
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
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
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
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
瘡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
爲大蛇所喻弟子妄述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

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
魯以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
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旣得漢中遂
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揭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
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
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
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
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
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

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不
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
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
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
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
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
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
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
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

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闔中侯而張角
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
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
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稍還有今
旣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
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
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
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
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僞皎然急
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

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敘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

造之至死不覩實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得乎

或妄稱真道

蜀記曰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出尋屍無所

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糜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傳販成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也

或舍氣釋罪

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

九天羅地綱士女溷漫不異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

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

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歎鳴
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

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

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綃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蜀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

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誠之義

或苦妄度厄

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柳埏埴使熟至義熙初王公

期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凶輒云變怪召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

甚邪之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
姚皆呼衆僧以爲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
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
人翻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
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摭採譎詞以相
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
服三者符籙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厭人殺
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
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貶鄙

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爲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效靈仁竝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絕有無廻踰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爲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

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
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
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談猶傳巫覡之說
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
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
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
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
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
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
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

道士悉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
之有

明典真偽十

兩經實談爲真
三洞誕謬爲偽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
尊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
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
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
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
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
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

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
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
猶明三皇以為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關
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襍符禁化俗怪誕違
爽無為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蒼文以毒乳而方

甘露乎

依張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
為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厭皆稱陽平重

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靈寶
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技鈍士窮理微
事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竝蘊玄章浩浩廣
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解義故為利人廣

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人廣說爲
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敷玄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
智典旣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
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奏其數
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
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
無略可收卽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
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指通局十一

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成爲局
近比王化而遠期出世爲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

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爲爲化足矣何假胡經又髻抽
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
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
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
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云不造傷談沙界猶言未遠
或說貧由慳至富籍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
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夭尋討云
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
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罹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
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母

子垂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歿神滅其猶若鑪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窞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鈎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

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
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
信嘉絲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慈
上極聖人下及蛄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
包真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徙教義於權實使
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

遐炤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

春秋左傳

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星
隕如雨卽周之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卽易筮
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
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
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卽成佛年也周
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卽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

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
奉忠用魯曆算卽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算卽二月八
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如
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
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
年歲在甲申而滅度至今一千二百五年也

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於是秦景西

使而摩騰東逝道陽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
燭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
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未
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旣可反
道則可淳反俗之謨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存高
素辭親革愛翹聖之方祛嗜欲於始心忘形骸於終

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
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
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
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
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
人天垂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
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
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亾毫
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
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

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彊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躋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卽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必感於事緣有彊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

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翹自非通才達識罕得
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
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
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
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
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
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
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刖羸提現被
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爲王后若斯之流皆
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之本經

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
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
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
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
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也稻卽因
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
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
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
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思
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歿神滅更無來生也

斷見也或

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

常見也

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

為

他因外道

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

無因外道

果以禍福之

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虵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

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
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楷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
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枯於始
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
已與嚴鄭等跡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爲奢
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
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
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

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
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
浪轉渾僕所以致怪良在於斯覲欲清心佛法鑽仰
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
介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
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
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斯寂
故般若曰色卽薩婆若薩婆若卽色然色是無知之
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
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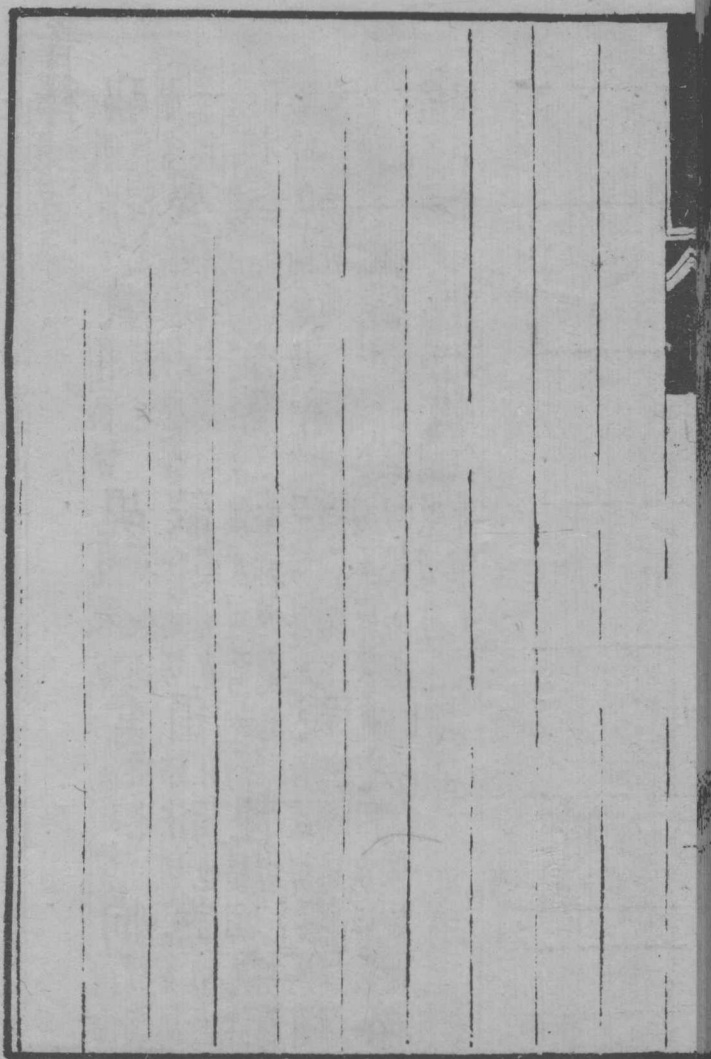
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
之可除卽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
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
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
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
檀度爲先標牘宗極以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成虛
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
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
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淳風遐被震道綱於六合
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舍歎之士四民

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克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恡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駁節蓋髮膚微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翹也錄其

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
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
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
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
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
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
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
內冲躋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也旣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
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爲總子何惑

廣弘明集卷第八
焉儒之爲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柏
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
之可窄覩真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
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閎覲教流東土得
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
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
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略略總括九流信佷常談無得
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廣弘明集卷第九

唐釋道宣撰

笑道論

凡三十六條并啓

周甄鸞

臣鸞啓奉敕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疎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跡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勃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無所不爲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

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
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
寂無爲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
家方術以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
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僞於漢世三張詭惑於
西梁孫恩搔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臣
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
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於
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爲儒
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
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亾下士聞
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
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
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竟失守周天
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毋極縣開國伯臣甄鸞
啓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髮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煑而不熟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竝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髮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崑崙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獸腸爲虵腹

爲海指爲五嶽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賢合爲
眞要父母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
天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
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
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爲天
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
之後老子方變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
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
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
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

廣韻卷之九
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
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
於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爲華蓋肝爲青帝
宮脾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豎於
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爲度
關之年幽王爲開闢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
元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
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

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爲國師
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爲郭叔子旣爲國師
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
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爲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
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
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
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卽周敬王
時敬王卽景王之子景王卽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
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
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爲周柱史七百年

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詭號故靈寶云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竝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號加日冀有信者從之又云代代爲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旣出匡救爲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願將及自知死至潜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

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爲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凝三光開明
青黃之氣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
微宮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真自然王宮靈
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
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官僚人衆
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萬重皆結自然青元之氣
而爲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微臣笑曰
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

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
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真王元始天王生於九氣
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
九字之位三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玉童玉女
各三千而侍以天爲父以氣爲母生於三元之君又
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
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
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
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
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化

爲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
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經云
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
緣之勲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
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
然此爲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旣如此衆生何用修
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旣始
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
也又云衆生神識本來自非道生者道旣能生萬
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結土爲人四

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
三元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
結土爲像於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僇秦夷
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氣而得爲人也臣
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姪
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
推此而言乖違大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
真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
有惡善何爲入土像中卽墮八難爲蠻夷乎此土爲

像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
真之氣爲癡爲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黠
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爲苦難乎推
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佛竝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
青牛薄板車度關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
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
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言獲
之既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沈

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
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
女髡髮不娶於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罽
賓國佛號明光儒童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
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
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曰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
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罽賓號憤陀
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
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
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憤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

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
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
尹喜爲師而化胡消冰經云尹喜推老子爲師文始
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
委喜爲佛推此衆途師第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
胡消冰經皆言老子化罽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憤陀
力王老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卽秦漢所流者
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
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
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罽賓一國乃有

五佛俱出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鬪賓者
三老子之妻憤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
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始
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竝出不覺煩乎
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
多經唯二卷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憤陀佛經無聞於
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
笑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畚誠有遠意然老
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
爲道人子爲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五練生尸六

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卽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筭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

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爲犧皇已來不聞
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
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
啓齒

觀音侍老七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
音又道士服黃巾帔或以服屣通身被之儉佛僧袈
袈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
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
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

始天尊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
蜀記云張陵避瘡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
誑百姓爲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日升天陵子衡
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
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
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
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
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爲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
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侍子孫
是不孝也又襲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旣挾不忠

不孝何足踵焉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於東爲木陽也佛生於西爲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竝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

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臥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爲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六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

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紘紘全無指的
又云道士以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
此形骸而興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之
終爲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臥道士聚宿據此合
氣黃書不亦妄乎

日徑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
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西
隅亦令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
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與前文始全

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有一面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

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臣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爲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計太上慈愍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太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火不及猶云隨劫生死自餘

飛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今免死者深大
愚駭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也人身包
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爲天子
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
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
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
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爲尚書府肝爲蘭臺府臣

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爲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

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
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
南無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
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爲憂夷未知婆者
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

鳥跡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
鳥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
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
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文三十

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
萬成萬壞真文獨明此之真文卽三洞文也三皇卽
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
云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也若以伏犧爲三皇者案
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觀鳥跡造文字此則止在皇
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
以道授韓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
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千室爾後

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
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且問羣
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卽遣張騫
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六十
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陵
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於蜀入鵠鳴山爲蛇所吞計
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
云明帝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妄作按漢書張騫爲
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尋耶不知騫
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普集十五

諸天內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
羅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
者道君之內名菩臺者真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
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旣交諸天
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
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
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復有昆山如
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
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

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災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太上尊貴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尅日

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
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
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貴不可見
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
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
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
清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
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

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
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
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
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
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老者不食五穀故
也大有經曰五穀剝命鑿臭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
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
陽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
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
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之穀

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刳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於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闍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啓請如來三十六

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
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卽以事推老子本不
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且可
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
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
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
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
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
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無
據蜀記張陵被蛇噉注而白日升天漢書劉安伏鉞

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又造天
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爲日右目爲
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
乘一目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
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者
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
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
薩齋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

法教授聾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
還慎莫戀東秦無今天帝怒太上蹋地瞋臣笑曰案
瞿曇者卽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
辰白淨三子旣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
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號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屍取
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
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
敕克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敕佛爲使
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
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蹋地而瞋

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誠勸之文此之神社爲神爲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

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諒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尚佛經背本趨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飾彫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塌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理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

天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
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已前佛
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
崩饑荒荐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
來五百餘年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
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疎頗尋兩教道
法謙退行偽以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
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爇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

畜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
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
之法有怨憎者癡狂殞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
真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拄天主食邪魔
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十五五合衣吞臣笑
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
戒云不得懷惡心聞戒不信生謗生謗皆得罪今樹
木無情不慮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
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
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

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
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
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爲塗炭齋者黃
土泥面驢輾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
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反
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望同笑又案漢婕妤帝疑其詛
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詛如其無知請之何
益故不爲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況鬼有
靈聰明正直而受愚昧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
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

乎將不耽嗜糟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遙禮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爲首而浪禮北方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

此戒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爲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尸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曰三元誠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

子計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
心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
不伏殺其七子亦以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斯不仁
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
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
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亦書八方則八氣應之
便成人毀符以燒者人隨煙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
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

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
混沌如雞子黃名曰一劫按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
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
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
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
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
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
終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旣漂崑崙飛浮後

有六火金鐵融地無草乃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雞子
黃總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
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隨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
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
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
字出於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
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
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

道言自元始開光已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
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
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改運託
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扶
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
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之
山災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
滅豈非災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
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爲妄
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

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
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

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

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

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

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

此三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唯有中黃丈

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爲天神調

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卽老
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萬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
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
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
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爲道士不服白日
昇天爲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
若不服者明知爲丹所悞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
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
可爲悲矣

改佛爲道二十九

妙真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爲道智耳自餘竝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爲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爲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

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
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準的

儉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
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與而
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
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
說卽得四果又度身品尼軋子於天尊所聞法獲須
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罽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
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臣

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爲宗
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
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
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
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聞
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旣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
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
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氣
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清太有玄都
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

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
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矣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
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清已
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竝云見存
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竝注見
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經
目旣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
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

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

廣韻卷之九
三六
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
神風持之以四海爲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
皆從山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
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稟自然
之胤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真真爲一元元有三天上
元宮卽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萬九千九
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
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
百八十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
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

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臥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爲手簡執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鑪銅罐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

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被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

禮佛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
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
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
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
判何爲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
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
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爲聖不以道
爲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
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齊經又
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

好梵卽佛也此卽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
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卽飛行七祖同
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
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日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
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竝進日夜六時此諸猥
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
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
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

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唯色爲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諱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竝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

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已

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
讀道經卽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爲道書
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
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
爾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
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賢類斯實
錄矣又陶朱者卽范蠡也旣事越王勾踐君臣囚吳
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
蠡子被戮於齊何爲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又造
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卽幽王之子也身爲柱

史卽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
審爾者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授君父與神符令
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
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獸人呪鬼
之方以護漢國乎眼看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
誑之謬乎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
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鉛墨未備
致經本末成乎自餘孟浪紛紛無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音釋

廣第九

鸕

之然切也

倉

仕衡切又吳人

謂中州人曰

倉

帔

披偽切也

吧

匹嫁切

剗

苦胡切也

鉞

王伐切也

荐

才線切也

婕

好

與專切

好以諸切

媿

酒

彌典切也

鬲

古伯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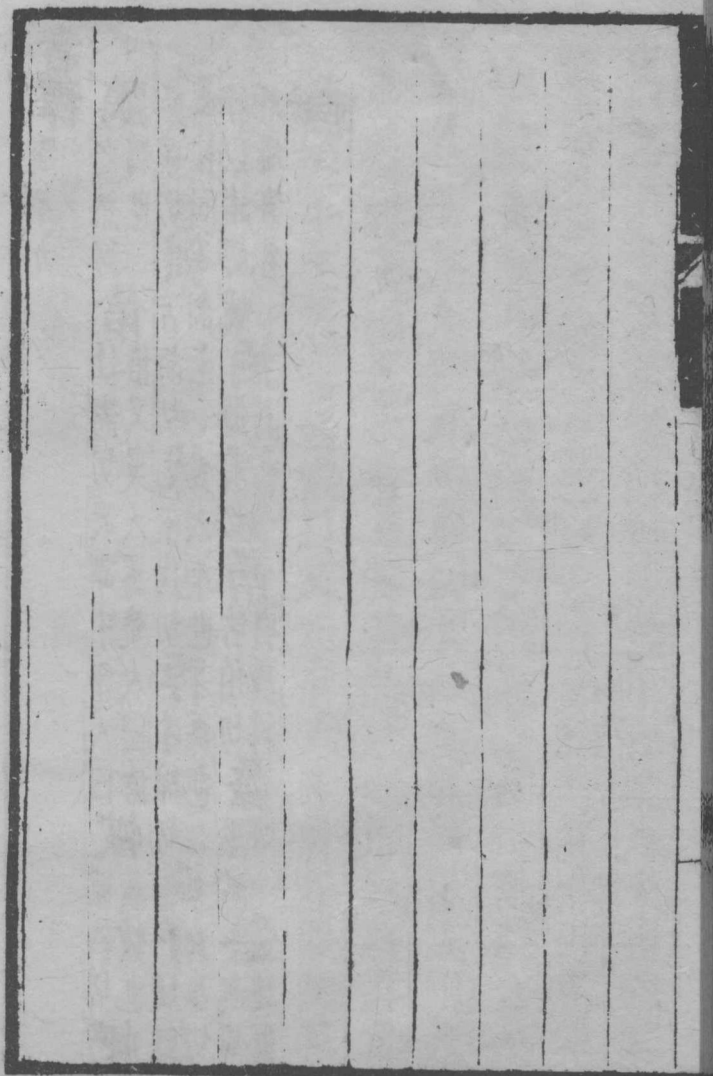
蠡

里第切

鈞

與專切黑

也錫



廣弘明集卷第十

唐釋道宣撰

叙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先並廢二氏
今更興道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宗僉議
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
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伏無奈理通衆口義難
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內外未逾經月下詔曰至
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旣分
流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
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

會歸爭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
訓金科玉篆秘牘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
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崛
守磧礧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負數
俸力務異恒式王者施行于時負置百二十人監護
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
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悃惇諳
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當翦髮
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
通道鬚爲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

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預
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
有問者曰我患熱也云云

叙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
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
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
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
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圖塔
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一
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
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
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
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敕催荅並相顧無色俛首
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
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
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
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
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

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
帝時無荅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
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
其毋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荅遠曰若以形像
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
而妄相遵事帝不荅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
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
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
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
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

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
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
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
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
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
經而今獨廢帝又無荅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
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
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
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
後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

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
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
無荅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
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
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
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
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
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畧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
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

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卽賞賜
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
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措遂隱於雲陽官纔
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
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
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
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歿者還活人
云初歿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
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

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
追福焉

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
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
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
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
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旣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
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

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

劉淵纂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
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
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
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
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
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
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
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
教體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

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竒則神通自在布化則
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
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
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
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
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
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
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
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從王
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

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几尚不
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
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
臣冒死特爲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
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
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翦
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
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
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

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鑿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卽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

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
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
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
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
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
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
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
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
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
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

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
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
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
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是知帝王
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
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
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卽戒木又何必受戒儉約
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
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

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
真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
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
卽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
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
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卽事
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
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
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

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
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氓俗
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
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
陽殺卽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
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
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
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
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
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真

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
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
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
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
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
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
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
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

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斷旣久興期
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
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
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用非
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
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
懷之以踈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
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
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

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
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
妖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
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
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
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今
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
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
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
寧可爲非

廣子前集卷之一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
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
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
卽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
卽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
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
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
常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
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

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竒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銛牙爲能猿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

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竒緇素高尚
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
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
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
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
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
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
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
形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
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前有大而無用理有

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
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鸚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
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
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
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虚心者是物無不
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
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
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
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大則太

廣韻集卷之十
十一
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
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
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
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
荅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
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
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
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

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爲日旣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錄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卽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

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
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
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
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
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違
奏曰臣本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慙惟願早行今聖
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
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
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
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

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
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
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卽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
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歎揚妙典遂
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
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
下詔曰佛義幽深神竒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
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
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

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
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
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
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
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
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叙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
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爲益
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旣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

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王難明大國信
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
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
方之論訪求百氏覆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會嗚
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
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
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
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
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愚聞諸

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
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
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
堯稱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尚隔瑞光蒲坂
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
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爲業於
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
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
義行豐國寶殿爲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
故傳毅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茅茨蓋衰周之

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
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
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
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棄大
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
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
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
人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
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

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
生不動國詩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
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
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
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婚媾言國主是如來
冀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
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於近利爲吳主解蒼蒼之
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
爲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謫旨因生覆巢破寺恐
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爲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

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
居地止所在遵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賤
而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

嗤論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
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
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
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關古典束修發起孔教誠倫巨
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
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
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

若以禮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
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
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
祐至如遍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洎精舍平服殘
患之人濟苦禳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論若
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輸
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
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
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
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

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諂拜求
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資奉而非咎亦
可殿塔爲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
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
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窗佛塔撤作橋屏
之牆繡像幡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饑窮百姓
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
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
往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
榮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

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况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恕蒙安樂爲將爲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商鄙吝詎可孔

徒頓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
羣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
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
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
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
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
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
寶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
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
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

廣弘明集卷之十一
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
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於此廣既
志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
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二年久矣三思乃
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
亂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
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
惑羣品三則天無譴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
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

烈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歸
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
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浮囊堅
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異常人姪縱無端還同愚
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
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
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
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餽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
者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
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

不麝卯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麝
卯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
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
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初樹豈當盡杙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丁爲上
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沙門之爲孝也
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
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
浮言正道廢虧竊爲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
租丁奉上黍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蒿向背

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
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剋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卽涉
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以
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
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
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
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毋叛
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道

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高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
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
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
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
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
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尊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
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尅念面像
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
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
旣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百億所尊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廻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龕墜構四戶八窻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時

若待太公爲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萬
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
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
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
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
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
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
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
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
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顯尊重

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
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
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
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
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
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
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
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
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卽是道俗幸甚玄
儒快志隆周之帝葉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

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悸菟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
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內史
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
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荅曰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
過十世何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
意見廣荅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
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

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荅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曆數有窮
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
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爲口實廣又荅曰公
謂佛經爲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卿據何爲驗言孔教不真廣荅曰莊周有孔
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
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廣子問集卷之十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躡頓木母木
母爲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
荅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
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
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
像不出血卽便停棄

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
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
行恭宣勅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
尚臣下匡救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

書既廣卒未尋究卽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宜好
任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浮不
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
廢而不立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
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
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 廣第十

培塿

培薄口切塿郎斗切培塿小阜也

磧礧

磧七迹切礧郎擊切磧礧水中沙石渚也

渤澥

渤蒲沒切澥下買切渤澥海之別名

愷悌

愷步行切悌自強也

譎

詭詐也

擯

必刃切斥也

嗤

赤脂切笑也

餽

胡交切凡非穀而食曰餽

追

胡玩切

也切逃

初

都勞切木各

嬖

卑義切賤而獲幸也

邈

莫角切遠也

悸

其季切動也

拓

他各切